

裹足向前

真是壞風俗，也不知誰開始的？中土漢人喜歡將女人禁錮起來，以前羌人怕女人又離不開女人，現在可好了，漢人中的官宦人家、讀書人更進一步，將女人的腳掌拗斷！用長長的白布裹纏，直接將女人的足下廢了！

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民族，會將另一半的族人打殘、作廢，還能保百代國力強盛。可是這種壞風俗就在中土大地流傳開來了，讀書人還說什麼「三寸金蓮，步步生香」！

女人的裹腳布可是又臭又長，可見漢人中的讀書人喜歡聞臭氣，還有無聊文人寫道：

塗香莫惜蓮承步，長愁羅襪凌波去，

只見舞回風，都無行處蹤，

偷立宮樣穩，並立雙跌困，

纖妙說應難，須從掌上看。

單看詞意，簡直沒人性，雖然也有人曾發出扼腕的說：「夫人纏足，不知始於何時？小兒未四五歲，無罪無辜，而使之受無限之苦，纏得小柬，不知何用？」

吁嘆亦是無用，無聊又不需勞動的士大夫對三寸金蓮趨之若鶩，還書寫《香蓮品藻》這種文章品評女人被打殘了的小腳，他們以尺寸區分高下，說什麼三寸金、四寸銀，大於四寸者則稱「鐵蓮」！有時後真恨不能將這些金銀鐵蓮花一股腦兒都砸向那人的頭頂，好叫他頭上也開

風箏，今天她就被母親辣手拘斷腳掌，難道是他的錯嗎？他不該帶著妹妹放風箏！

洪枝躲藏在海邊的小廟裡，他藏身供桌下，希望供桌上的神明能庇護他不讓家人發現，洪枝的父親是落第秀才，早早就將他送去私塾上學，說是啟蒙，現在他要天天叨唸背誦經、史、子、集，學著講聖人的話，做八股文，習破題……，稍有差池，老師的戒板毫不留情，劈頭就打下來，洪枝時常要挨板子才能回家。

回到家裡，父親還要考校功課，他若回答不出來，父親的眼色凌厲，若能答出來了，父親也要罵一聲「畜生」才放過他，現在可好了！連母親都成了壞人，將他唯一的妹妹雙足拘斷，小妹妹是他的安慰，小女孩天真爛漫，毫無心機，與他親近，現在，母親親手將妹妹洪鑾的腳掌拘折了，連小妹妹昏死過去也不停手……。

洪枝躲在供桌下，供桌上是尊木雕女神，垂眼視人，容貌慈祥和藹，可是母親也是容貌慈祥和藹，一樣都是女人，難道就天壤有別嗎？

洪枝哭著睡著了，也不管家人是否找他，他是不肯回家了。

海潮拍岸刷刷有聲，有人聲！

洪枝醒來，他知道這是海防的兵丁來了，他們只是來巡看一番，會在廟庭耽擱一陣子就走了。來人果然要走了，洪枝半昏睡中聽見打鬥聲，漲潮的海浪聲特別響亮，掩蓋了哀號和吼叫聲。

寂靜了！都寂靜了，洪枝驚出一身冷汗，瞌睡蟲都跑了，有人走入廟裡，用大刀片挑開供

桌的繡裙，洪枝瑟縮的往牆壁更貼近些，可是他躲藏不了，洪枝的一雙大腳丫露出行藏。

「誰人？」雄渾粗野的聲音，是海民！

洪枝不敢出聲，來人將少年洪枝捉了出來，洪枝看見門外的廟庭，橫七豎八的躺著七八個海兵，血流滿地！

「誰人家的？」拿大刀片的男人問，

洪枝只好老實說：「洪秀才家，」洪枝之父考過秀才，雖然落第，村人仍喊他為秀才。

「咋啥？」

洪枝不敢多說，卻拿眼睛看外頭的死人，臉上並不驚惶。

十幾個海民圍過來，七嘴八舌說著話，洪枝卻一句也聽不懂。

「不想回去？還是逃了？」

海民也知道，這種半大不大的男孩躲在海邊小廟，肯定是逃家的孩子。

「你會什麼？」有海民問洪枝。

「會寫字，會算數……，還會作詩，」洪枝嚶嚶的說。

洪枝被擄走了，說他是被擄走也對也不對，洪枝完全不想回家，與這些海上強梁比起來，洪枝的父母更像活閻羅，他不願意回到他自幼生長的家，他半自願的跟隨這些海上的亡命之徒離開了福建泉州，揚帆出海，直向金門嶼去了。

泉州自古以來文風頗盛，加上從金陵寶船廠來的造船匠師群集，造船事業先進，可是自從

明大師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，改變了賦稅制度以來，泉州靠海邊的居民就更苦了！

海邊的鹽鹼地種不出糧食，朝廷要按畝征銀，農民苦不堪言，那些稅吏才不管人民的土地能不能種，土地稅銀一文都不能少。

主事的官吏還要中飽私囊，地方上還要進貢，沿海農民紛紛破產了！接著朝廷又准許廣州舉辦一年兩次的「交易會」解了海禁，漳州靠近廣州，得地利之先，比泉州更快崛起，成了海上生利人，日進斗金者眾，泉州卻淪為海盜聚集之地。

泉州比較富裕的人家，都將子弟送進私塾，或是請夫子到家開館授課，拚死也要子弟們金榜題名，高中狀元或進士，不拘文武都行，只要能在門庭外立起進士旗桿，或是掛上「進士及第」的匾額就行了，子弟們自幼都備受盡煎熬，一生只要學會背誦聖人語錄，學會做八股文章，參加三年一次的國家考試，若有幸當上朝廷官員，那就是光宗耀祖，就能金玉滿堂，一生榮華富貴矣！

少年洪枝能寫能算、能背誦詩文，海盜們不為難他，洪枝少年心性，離開家鄉並不遺憾，他投入了海盜集團，當起海盜集團裡的文書簿記，是海盜集團頭目的左膀右臂，此海盜頭目乃為當時泉州最有名的名人——李旦。

泉州少年洪枝離家是在甲午年的暮春，明萬曆二十二年，他隨後投入李旦集團，輾轉來到了日本平戶，見識了日本國，洪枝成了李旦集團的智多星，因為他的口頭禪是「一無用！」。

1 註：水滸傳裡的智多星，吳用。

時移世易，春去秋來，海上事業沸沸揚揚，那中土大地的漢人，如同私塾裡的老夫子白晝昏睡，他時昏時醒，昏昏然則搖頭晃腦，醒過來則咄咄逼人，口沫與戒板橫飛，聖人與時文同列，說是要滅人欲、存天理……，還說女人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……，只許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點燈了！

洪枝有時候也隨大船回中土沿海，回泉州老家，回去竊看妹妹洪鑾。

洪鑾長成一個柔弱的少女，她舉步維艱，不好出門，後來她又嫁為人婦，捏著小腳顫巍巍的操持家務，追趕幼兒，洪枝遠遠的看著小妹妹不敢上前相認，他只能垂淚。

泉州私塾裡逃走的少年越來越多了，出海冒險比進京趕考方便，尤其現在的朝廷很危險，宦官和大臣鬥爭的很厲害，沿海不時有外國人來，村子裡的破落農人冒死出海，好過留在此地被官府稅吏逼迫。

口糧都沒有了還要繳稅，男女都衣不蔽體，男人乾脆下海。成了海賊或是商船的船員，還能保有生活的尊嚴，找到生命的出口。

泉州人的據點越來越多，日本平戶、方湖、金門、大員、琉球、安南、大越、南洋諸島嶼，泉州人有船到處都去得了，泉州沿海的居民漸漸好過日子了，子弟到海上討生活，賺了錢就回家過冬，春天再出發，海濱漁村的男人都半漁半盜，包庇著更小輩的後生，他們自成一種言語，說起來也是有聲押韻，可旁人都聽不懂，只有內行人才能懂。

洪枝長成高大之人，他幼學紮實，尚能背誦論語和孟子，連策論都能背上幾篇，李旦很倚

賴他，日本平戶的町人、茶人家族也喜歡邀請洪枝宴飲，或聯句作詩，或品茶賞花。

洪枝在亦商亦盜的李旦集團中備受禮遇，可是他不同意結婚成家，他怕極了女人，也不忍見女子受苦，日本女子地位卑下，中國的女子命運悲慘，這些都不是他願意看見的事，他寧可獨身，一點也不想討老婆，直到他遇見了方湖的女子鄭切。

鄭切爽辣，能操持能當家，不畏懼方湖的海風掃射風沙，她將頭臉用布巾包裹起來，只剩下一雙大眼睛閃閃動人，鄭切身型嬌小，沒有裹腳，能下海撿拾貝殼和撈捕石斑魚，方湖人很聰明，在海邊退潮處壘起珊瑚礁做石滬，漲潮海水淹沒石滬，海水退潮露出，石滬能留住一些海魚，幸運時還有花皮海鰻，鄭切都能信手捻來，裝入自編的高梁桿做的籃子裡。

洪枝一直到天啟四年，歲次甲子，他都四十四歲了才回到方湖與方湖女子鄭切成婚，然而他還需要回去日本平戶，在李旦集團工作，他只能將新婚的妻子鄭切留在方湖的娘家，洪枝就這樣往來於日本平戶、泉州和方湖之間，最遠也曾經到過安南，大越等國。

方湖有娘娘宮，那是萬曆三十三年，大明王朝福建海壇把總沈有容的營帳之地，他曾經擊退紅毛番，方湖的漁民在那裡疊磚壘石，蓋成了一小間娘娘宮。

鄭切不時到娘娘宮祈求夫君海上平安，洪枝也不時派船，運送大陸的石材和木材來給妻子施給娘娘宮添加建築，漸漸的，方湖的娘娘宮在眾人的幫襯下，頗具規模，娘娘宮裡主祀的林默娘是海上漁民的神祇，她有千里眼和順風耳兩位前鋒，庇護海民。

娘娘宮又被稱為天妃宮，後來又被尊為媽祖，又稱媽宮，方湖有媽宮，是當地人的信仰中

心，初時媽宮的楹聯像一首歌：

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

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音

同樣都是女人，可是洪枝更敬重獨立的女人，鄭切就是獨立有志氣的女人，她在娘家沒有驕氣，嫁了丈夫也是有志氣，往後幾年，洪枝在方湖的白沙建立起了一座三合院，門楣用方大陸來的青斗石雕鑿，上樑下棟，雕花石窗，石柱珠，外牆用方湖特有的咕啞石堆疊，再敷上石灰，大堂的屋頂覆上黑瓦，兩廂房頂平坦沒有女兒牆，爬上屋頂就能曬魚貨，大堂後還有間小倉庫，能堆放高梁桿。鄭切帶著小兒女們一起稼穡，種植菜豆和落花生、小米，小日子過得挺順心的。

洪枝要妻子鄭切放心，再過幾年，他就可以退休了，李旦去年斃了，他的手下人人奮勇爭先，都想著獨立出去，尤其是與洪枝同鄉的鄭芝龍，更是心熱又積極。

以前洪枝看鄭芝龍是少年人心性，經過了多年海上歷練，現在的鄭芝龍已非吳下阿蒙，他野心勃勃，與李魁奇、鍾斌、劉香競爭不已，已經掌握了李旦在南洋的重要航道，廣有船隊往來，且鄭芝龍有語言天份，能與葡萄牙人、西班牙人、荷蘭人和英國人交通，李旦其他的手下李魁年老，鍾斌暴躁易怒，劉香狐疑，都不如鄭芝龍膽子大，手段凌厲。

這些都是四十幾歲的洪枝對李旦身邊屬下的觀察，甲子秋，洪枝回到日本平戶，又聽人說，鄭芝龍在日本的妻子產下一子，取名——福松，是個健康的胖大兒子。